

人間「小」事

蕭鑫宏

—

「他媽的！偷就是偷。」

老婆婆一邊緊抱着手上的紙皮箱，一邊指着對面街的另一個婆婆破口大罵。

老婆婆不停喃喃自語，似乎已經與那個「小偷」結下深仇大恨。

她左一拐右一拐的，慢慢走近那已全身生鏽的手推車。

她慢慢彎腰放下剛剛失而復得的紙皮箱，然後使勁一踩，本來四四方方的紙箱，已扁得像一塊木板。

—

地下開始濕了起來，雨水一滴兩滴從上空降下。

老婆婆連忙從口袋取出一個薄薄的大膠袋蓋在手推車的紙皮上。

隨即，她又拿起一個紅色的小膠袋往自己銀白色的亂髮套上。

她繼續一拐一拐地推着她的「命根」。

不管是雨水多麼的兇狠，她臉上飽歷滄桑的皺紋都從不屈服過。

「喂，陳婆啊！你的紙皮都濕了，還值錢嗎？」

「不打緊，紙皮有水還好，重一些，可多賣幾個錢。」

「那你明早賣嗎？」

「對啊！太大雨了，老骨頭走不動了。」

老婆婆拉開自己家的鐵柵，手臂有點顫抖，

再回頭望望剛剛與她談話的主婦。

「噢！菜心好綠好新鮮呵！」

「對啊，陳婆。要不要拿幾棵試試味？」

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自己弄了些酸梅菜，還夠添飯呢！」

老婆婆一踏進屋內，臉上便泛起微微的笑容。

「老頭子，我回來了。」

可是屋內沒有回應。

「外面的雨很大，差點兒累我跌了一交。」

屋裏除了老婆婆的聲音外，剩下的只有外面「沙沙」的雨聲。

屋子只有簡簡單單的一張摺枱和三張摺椅；在電視機的旁邊，堆滿了幾袋鋁罐和碎紙，而在單位的角落也放滿了一件件不知名的東西。

不過可以肯定的是——屋子內除了老婆婆外，並沒有其他人。

三

老婆婆吃完晚飯，便小心翼翼地把酸梅菜放回冰箱，然後洗碗。

她一邊洗，一邊叫道：

「老頭子，我今次醃的酸梅菜不是太酸，還有點甜，你一定很喜歡了。」

洗碗的水花濺到她的白眉間，怎麼雙手兩面大大小小的傷

疤多年來還是沖不走。

老婆婆躺在木製的板床上，手伸起拿着床邊的照片：

「老頭子，我們這張登山照多精神啊！甚麼時候再去啊！」

老婆婆把照片抱緊在懷中，靜靜地睡着了。

四

「爺爺，奶奶，放心吧！明年我跟爸爸媽媽一定會回港探望你們。」

「當然要啦！乖孫子。」

「對了，你們要甚麼手信？我在暑假時帶回來。」

「不用了，你只要好好讀書，聽爸媽的話就可以了。」

「不！一定要送！」

「那……那你就送一枝把頭髮染黑的東西給我們吧！」

……

「乖孫，亮，老頭子……別走！」

老婆婆突然睜大雙眼，額頭間淌着幾滴冷汗；然後深呼吸一下，便從床上撐起身來。

「呼！」她連忙往下一看，懷中的相架已掉在地上，玻璃四碎。

她急忙拾起地上的照片，一不小心，手指尖被玻璃碎割傷了。

老婆婆的眼角也跟着指尖悄悄地流出珠點來了。

今晚窗外的街燈特別亮，她呆呆目不轉睛地對着照片：

「老頭子啊！你為甚麼還不來接我啊？」

五

「好臭啊！怎麼死了三天才被發現？」

「就是了，獨居啊！平時又沒有親戚來。」

「嘎？她不是有兒有孫嗎？怎麼不多來探望？真是『孝順』呵！」

「聽說好幾年前已經死了！」

「死了？」

「是啊！他們從外國回來，結果飛機失事，一個也回不來了。」

單位鐵閘旁的鄰居們你一言我一語的，談得好不起勁。

「大家讓開！」兩個救護人員把一個裝屍體的黑色大袋抬了出來。

這時，一陣風從屋內吹出，一張五人的照片飄了出來，剛好落在黑色大袋的上面。